

老手艺里的人间暖意

□ 勿小春

街角的老店藏着岁月的惊喜——或许是一张磨得发亮的旧木桌，或许是一位守着老手艺的匠人。理发匠韩福生的小店，便是这样一处所在。它没有醒目的招牌，没有新潮的设备，却凭着一把剃刀、一双巧手，留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“头等记忆”。那些关于手艺、坚守与温情的故事，就藏在热毛巾的暖意里，藏在剃刀的轻响中，等着我们慢慢发现。

老顾客口中的“小韩”，在理发行当里是出了名的能工巧匠——手有绝活，心无俗见。只是鲜少有人知晓，这声顺口的“小韩”，实则已年近花甲。几十年光阴流转，从青丝到鬓霜，顾客们始终没改得了口，这声称呼里，藏着对他手艺的认可，更有跨越岁月的熟稔情义，甚至有老顾客与他相交半生，竟不知他的大名是韩福生。

命运曾对韩福生露出过难色，小儿麻痹症的印记伴他长大，可他偏不把日子过成病痛的注脚。19岁那年，他揣着一股子韧劲儿立志学理发，一干就是近40年。旁人或许会被琐事扰心、为旁骛动摇，他却始终守着“一生做好一件事”的初心，不忧力所不及，不虑智所不能，这份专注，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“头等大事”托付给他。

推开他的理发店门，像闯进了一段封存的旧时光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铁椅子、毛刷子、老式电吹风，件件都是带着岁月包浆的“古老董”。最金贵的当属那张铁椅，当年花15元买来，如今依旧稳稳当当，承载着无数人的理发记忆。我们更愿称他为“理发匠”，而非“理发师”——前者藏着百年手艺的传承，剃刀起落间是梳、编、剃、刮、掏的老本行；后者多是推子、剪刀的现代技法，少了几分老行当的温度。韩福生总穿一件老式海军服，洗得发白却整

洁挺括，那模样，一看便知是个把手艺刻进骨子里的人。

他的店里没有花哨的营销，却有最动人的“绝活”。刮脸是老主顾们最惦记的享受，韩福生的刀工，堪比武林高手舞剑，专一事则精一事。热毛巾敷上脸颊，暖意漫进毛孔；肥皂沫细细打匀，带着淡淡的清香；老帆布浸过油，裹住剃刀。眼窝、眼睑、耳朵这些精细处，他的剃刀似有灵性，轻拢慢捻，绝不伤及分毫，刮完一处还会用指腹轻轻摩挲，确认没有半点胡渣，这份精益求精，是对老手艺最虔诚的坚守。

“过去的剃头师傅，要会十种活计，梳、编、剃、刮、掏、剪、染、补、接、舒，现在懂的人少喽。”韩福生偶尔会念叨起老行当的规矩，语气里有惋惜，却更多是坚持。如今不少理发店不愿刮脸，即便刮，也多用一次性刀片，像他这样守着传统刀具的，越来越少。常有上了年纪的顾客说：“我们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这‘老刮脸’的舒坦。”除了刮脸，他理胎毛的手艺更是一绝——孩子的胎发细软，他下刀很稳，旁人形容是“在气球上切豆腐”，多少家长抱着哭闹的孩子前来，最后都能笑着离开，满心感激。

韩福生的店里，从没有欺生媚熟的市侩。明码标价，从不随行就市；童叟无欺，不分孰轻孰重。毛巾和围布都是他亲手洗，白净得没有半点污渍；工具坏了，他自己琢磨着修，也不涨价。人多的时候，他会笑着招呼：“进来坐坐，一会儿就到您。”语气不紧不慢，却让人心里踏实。老伴儿常来帮忙，客人多的时候帮着洗头染发，陪等候的人唠唠家常，平淡的日子里，满是相濡以沫的温情。

我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带年幼的儿子去别家理发，店主不由

分说就在孩子头顶“犁”下一道推子印，孩子哭了一路，好几天不理我。可在韩福生这儿，从没有这样的窘迫。他待每个顾客都像朋友，孩子怕疼，他会拿玩具逗着；老人行动不便，他会扶着慢慢坐下；即便陌生人上门，他也会递上一杯热水，让人心生暖意。他话不多，却句句真诚，没有半分矫揉造作，那双手不仅能剪出得体的发型，更能熨帖人心的褶皱。

有人说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韩福生其貌不扬，却用一辈子的专注，把理发这门手艺做成了学问，把小小的理发店变成了人心的“栖息地”。他像尘埃里的一朵花，不张扬，却自有芬芳——用娴熟的手艺点亮他人的模样，用真诚的心意温暖岁月的凉。福往者福来，爱出者爱返，那些年复一年的回头客，那些始终改不了口的“小韩”，都是对他最好的馈赠。

如今，传统理发达到了越来越小，可韩福生依旧守着他的小店，每天用两万多步丈量着店里的每个角落。四季轮回，他始终在那里，用一把剃刀、一双巧手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，也让我们知道：一辈子做好一件事，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人生。

合上书页时，眼前仍会浮现韩福生师傅握着剃刀的模样——专注、从容，仿佛手中不是工具，而是承载着时光的器物。在快节奏的当下，太多手艺在追逐潮流中消散，太多温情在利益权衡中淡去，而韩师傅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美好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，而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笃定，是待人以诚的纯粹。

如今再路过那样的老店，或许我们会多一份驻足的耐心——因为那里可能住着另一个“韩福生”，守着另一段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，等着与懂得的人相遇。



写给自己

□ 李苏海

岁月如梭，时光如水，转眼已至知天命之年。曾经的青涩与惶惑，在岁月的淘洗中沉淀为一份澄澈的通透。如今的我，愈发笃信泰然处之的力量，淡泊名利成了心底最坚定的回响——人生的后半程，比起外界的喧嚣追捧，内心的安稳与自洽，才是值得奔赴的归处。

回望数十载春秋，有人在名利场中追光逐热，有人在烟火日常里默默深耕。可那又如何呢？我早已参透，生命的价值从不由他人的目光定义，亦不因世俗的标尺衡量。就像崖边的孤松，纵使无人仰望，也会在每一缕山风中舒展枝丫，把坚韧写进年轮，把从容赠予天地。不必因无人欣赏而黯淡了自己的光彩，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每一个当下，以行动为笔，在时光的画布上勾勒独属于自己的肌理；以努力为墨，在人生的长卷里晕染专属的底色。管他什么春夏秋冬，日月星辰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用愉悦的心情迎来一天又一天，带着这份从容与坚定，在自己的节奏里绽放，把生活酿成一坛只属于自己的陈酿。

一辈子太短，短得像指间的流光，一旦逝去便再无归期。所以更要珍惜此刻掌中的每一分热忱与勇气，别让遗憾在“来不及”的喟叹里滋生。“生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；活好当下，珍惜眼前人！”岁月从不及人细念，一晃便是一秋，当我们于某个黄昏蓦然回首，会发现风景依旧葱茏，可少年的意气早已在时光里褶皱。我们当如那“接下来的日子，渐变寒冷，添衣，无病无灾，平安健康，顺其自然，好好爱自己”般，把身体养护好，这才是立世的根本，其余皆为浮尘。在渐寒的时节，记得为自己添一件暖衣；在平淡的日常，学会珍视一饭一蔬的安康，把每一次日出都当作生命的新笺，在朝朝暮暮里，把日子过出暖意与踏实。

一场雨落罢，风便添了凉意，年复一年，我们在时光的长廊里看尽了层林尽染的红装。初冬的风景极美，美在它的绚烂浓烈，也美在它的沉静厚重，恰如人生的每一段时光，各有其韵，各藏其味。或许前路仍有迷雾，或许前行看似缓滞，但每一次为目标的奋力奔赴，每一次在挫折前的倔强站起，都是在证明——我从不输于任何人，我的人生，因我的坚守与奋进，始终闪耀着独有的光芒。如今，养育我的双亲已在岁月的彼岸远行，我将自己生养的孩子妥善安顿，余下的时光，便满心欢喜地与爱人携手同行。

在某个闲适的午后，享受湖中划船的久违惬意，看船桨劈开涟漪，惊起群鸥翩跹；也可以在周末的清晨，漫步于美丽的户外风光，看风景里笑意温软的彼此，让山河远阔见证我们的相守。要长情陪伴，琴瑟和鸣，既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相敬如宾、举案齐眉，也在风雨兼程的坎坷中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，直到迟暮之年，依旧能执手看夕阳染红天际。在将孩子的前路铺就后，与爱人在烟火与诗意的交织里相伴，让往后的每一日都盈满温暖与深情。

活在当下，珍惜眼前的风、眼前的景，更珍惜眼前的人。以独绽的芳华，不负今朝每一刻；且行且珍惜，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。岁月如梭，我已通透泰然，淡泊名利，只愿养护好身心，与爱人在时光的流转中，看江南的烟雨朦胧、塞北的孤烟直上，享湖中泛舟的悠然、山间漫步的惬意。用长情的陪伴书写琴瑟和鸣的篇章，直到迟暮之年，不留遗憾，只愿一路从容，岁月静好，此生，足矣！



初冬湿地 静美如画

郭世虎 摄